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
第一七一回 馬快頭奉差違命 朱節婦訴狀陳情

話說施大人上轎到了州衙。州官王世昌接進去。施公升堂。州官躬身，一旁侍立。賢臣問道：「貴州，前日本院叫你派公差，拿的人怎麼樣了？」知州說：「差去的人，今日必到。」賢臣點頭說：「叫你快頭上來，還有差使。」知州說：「快頭上堂聽差。」只見一人上堂說：「小的給大人叩頭。」賢臣標了一根籤說：「馬林，你到東街小衙內土地廟旁邊高門樓兒，雙扉門上貼著黃符的那一家，有個禿丫頭，還有個少年婦女。到那裡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。」

馬林忙拿簽出來，到東街小衙內土地廟旁邊，瞧了瞧第二大門，門上貼著黃符。馬林看罷，上前拍門。只聽裡面說話，叫：「慶兒，到外頭瞧瞧，有人叫門。」又聽有人答應，不多時將門開放。馬林一瞧是禿丫頭一一應了施公的話了，少不得依計而行，說：「你叫慶兒麼？」禿丫頭說：「你是哪裡的？混叫人小名兒。」馬林說：「快進去告訴你姐姐，就說你姐夫有了信來了。」二人外面說話，裡面朱氏早已聽見，連忙接言說：「既是有信來了，請進來坐著。」慶兒說：「我姐姐叫你進去呢！」馬林聞聽，邁步向裡就走。來到院內，至房門用手掀簾子，進了繡戶。炕上坐著一位少年婦女，叫：「慶兒，快裝煙倒茶。」慶兒答應。佳人復又讓坐，口尊：「大爺，先請吃煙喝茶罷！」馬林端著茶碗，兩眼直勾勾的，只是望著朱氏發愣。

佳人心不悅，說：「大爺何處遇見奴的丈夫？既攜帶書音，必是至親好友。或者書函，或有口音，望乞爺爺細細言明。」馬林把施公吩咐的言語，全撇在九霄以外，那裡癡呆呆的，還是瞧著朱氏。又見佳人輕啟朱唇，露出銀牙，正顏厲色，開言問話。他一時對答不來了，說道：「我且歇歇兒再說。」說著還是直瞧著佳人。朱氏見他這樣光景，眼望馬林說道：「尊駕好無道理！既給我寄信，為何一言不發？」馬林總是嬉皮笑臉，又說：「我不是寄信來的。」女子說：「你不是帶書來的，更不當進我的門檻咧！」馬林說：「前來坐坐兒何妨呢？」朱氏不由得心中大怒，無名火起，張口就罵，還要拿棍子打出去。公差見婦人真惱咧，這才把根籤拿出來說：「娘子請看。」佳人一見，只嚇得驚疑不止，就知道事犯了，說：「上差一定是拿我來了。」馬林說：「啊，不差呀！」說著就往外掏鎖。看官，這馬林是個邪癖人，施公並無叫他鎖戴，他想嚇嚇女子，好叫女子央求他，他好任意調戲。誰知朱氏不怕，反說道：「上差把鎖拿來，我自己帶上。今日見官，就是犯婦了，萬歲爺的王法，誰敢不遵。」說罷接過鎖來，自己戴上。復又說道：「得借上差個光兒，讓我寫張訴狀。」馬林聽說她要自己寫訴狀，暗暗失驚，點頭說：「寫去罷！」只見她從鏡奩裡取出來了一張草稿，也不知是幾時寫下的；但見她又拿來張紙，鋪在桌上，提起筆來，立刻騰清。閱了一過，疊將起來，揣在懷內。復又回手拿了針線，把她渾身衣服，縫在一處；頭上罩了塊烏綾首帕，素絹舊裙，攔腰繫條，收拾已畢，叫聲：「慶兒，我今跟隨這位上差，到衙門見官去。我去之後，你要小心門戶，休貪玩耍。等到天晚，我若是不回來，你到隔壁去。劉老夫妻俱各良善。你把始末情由，告訴他夫妻二人，叫他明日到衙門，再打聽我去。」朱氏說著，就落下淚來咧！慶兒拉著朱氏，開言說：「姐姐，我替你去見官府領罪。」朱氏聞聽慶兒之言，心內更加淒慘，口中說：「慶兒，你只管放心。我這一進衙門，若遇一位清官，斷明此案，大料無妨。你在家照應門戶，千萬小心要緊。」馬林在旁邊聽著，暗暗點頭，望朱氏開言說：「咱們走罷！這位官府比不得別的官府，坐了堂這麼半天咧！工夫大了，保不住我要受責。」朱氏說：「這是哪位官府呢？」馬林說：「這是奉旨山東放糧的施大人，脾氣很燥呢！也不知為什麼事情，進衙門升了大堂，就叫我前來拿你。」朱氏聞聽，暗暗歡喜，暗道：「我今日可遇見青天老爺了，好叫我訴這滿懷的冤枉。」想罷隨公差前行。慶兒送出門來，佳人又囑咐了慶兒幾句言語，叫慶兒回去，這才跟公差出小衙門，順著大街來到衙門口。

衙役鎖著婦人走上堂。賢臣見快頭馬林頭前引路，後面跟隨一個婦人，細瞧了瞧，正是那個女子，走到公案前雙膝跪倒。公差單腿一跪，連忙回話，口尊：「欽差大人，小的奉命領簽，將東街婦女帶到。」施公座上一擺手說：「那一婦人，你是什麼姓氏？丈夫何名？或是莊田，或作買賣，靠何生理？現今在何處存身？對本院據實言來。」婦人聞聽，連連叩頭，口尊：「大人在上，容民婦細稟：民婦朱氏，丈夫白富全，在家時作一個小買賣，還種幾畝地土。若提起丈夫之事來，真正是冤枉。」話說朱氏跪在堂下，聽見施公講話的聲音，很是相熟，一時間想不起來，連忙偷眼觀看，失了一驚，暗暗說：這大人，好象昨日那個算命的先生？越瞧越是不由心中納悶。朱氏連忙叩頭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小婦人有訴狀一紙，請大人親覽。」

忠良說：「遞上來！」朱氏雙手捧舉，該值的人接過來放在公案。賢臣打開留神細看，上寫：

具訴狀人白富全之妻朱氏，年二〇二歲，係直隸順天府涿州城內民籍，為不白奇冤，懇恩詳究事：竊民婦生於朱氏之門，許與白郎為配，許字一年，父母不幸而早逝；過門數載，翁姑相繼以西歸。旁無宗支，獨此一戶，終鮮兄弟，惟予二人。無何夫主擬作經營，表兄願同貿易；誰知表兄重五無本，外邀地主佟六出銀，商同入銀三股，嗣後買賣均分。密囑表兄攜銀先往，並令夫主束載偕行。從此丈夫北上，地主中留，往來不避，出入無猜。因使民婦在家，時常看待；認成地主是客，日與供餐。豈料花看如意，一心愛我丰姿，遂將藥下迷魂，遍體任其污辱。玉本無疵，竟作白圭之玷；垢豈可滌，空尋清水之波。常懷羞愧，覺無地可以自容；每念冤仇，知有天不堪共戴。於是暗藏短刃，潛設奇謀，虛情繾綣，假意綢繆。致令紅粉容顏，不顧文君之恥；均以黃昏時候，願借司馬之奔。日依山盡，拋家業而奔程途；夜到更餘，同惡徒而投旅店。酒飲合歡，就此交杯而盞換；詞同謔浪，見他骨軟而筋麻。飲到更闌夜靜，聽來語悄人稀，因操利器，遂下絕情。摘得心來，解卻心頭之恨；剗將眼去，拔除眼內之釘。冤仇已報，怨恨悉平。欲將盡節，恐蒙不韙之名！苟且偷生，待訴沉冤之狀。叩乞青天，詳分皂白。已往真情，所供是實。

賢臣早已訪清此事，知道事情不假。又將訴狀看完，見字體端方，即問：「這訴狀是何人代寫？」朱氏叩頭，口尊：「大人，是民婦自書自稿。」賢臣心內歎服，又問：「這些事，禿丫頭慶兒可知道呢？」朱氏連忙說：「回大人，訴狀上面的事，慶兒並不知道。」忠良點了點頭兒，又見夾著一紙單，上寫著是：「仁明大老爺只管接律定罪，這張訴狀千萬莫叫人瞧見。老大人即陰德莫大焉！望老爺隱惡而揚善。還有一件事情：今犯婦懷孕三月有餘，叩懇青天垂憐，格外施恩，暫且莫動刑具。等我丈夫回家見上一面，說明此事，就死也甘心。」

賢臣看罷，贊歎朱氏，痛恨惡徒，暗把該死的佟六罵了幾聲，恨不得一頓刀子紮死方好。可惜這樣冰清玉潔的美貌女子，誤落賊人圈套之中，遭此凌辱，豈不令人慘切？沉吟了一會，即援筆為之批云：

才貌兼優，權謀獨裕；閨門秀氣，俠義英風。色若桃花，妒招風雨；春爭梅豔，節凜冰霜！海棠睡去，潛來戲蝶姿餐；楊柳醒時，恨殺狂鶯暗度。桂葉偶因月露，香被人偷；蓮花雖著泥塗，性原自潔。瑕不掩瑜，無傷於璧白；圓而有缺，何損乎月明？譬玉女之持操，溫其可賦；見金夫而不惑，卓爾堪風。待敷奏於上聞，以嘉乃節！睹匪頌之下降，要表厥閭。

施公批完，暗說：「前者，我算白富全命犯凶殺，果然他命喪他鄉。這才真是紅顏薄命呢！」歎罷又往下問說：「那一婦人，你可認的那個算命的先生麼？」朱氏聞聽，在下面連連叩頭說：「小婦人有眼無珠，望老爺寬恕重罪。」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